PL
2463
Z6K46
1870
v.6

LIBRARY
OCT 1972

[redacted]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1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sishutier06geng

孟子序說

列傳飾序也其後韓子曰以不說也今但註序

史記列傳曰、論語序約原史以爲交僅存十分之一。此序則孟傳之全文。然世系年譜俱未及詳傳之變體也。

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據左傳及綱目孟子於魏惠王二十五年游梁是爲周顯王之三十三年也。孔子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距孟子游梁時一百六十七年。而孔子卒時伯魚已沒六年矣。子思享年六十有二則是去孔子四五十年而卒。距孟子游梁時蓋已百有餘歲。何以親受業乎。故宜從史記爲允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此則宜從綱目先游梁而後至齊之說。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

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原文與荀卿合傳。已為失體。而此傳純以虛括架鑿想當時孟子之生卒年譜。已無的據。故前面略序卿色。後面以當是時一反而孟軻。一正虛括成文

序中帶議故是傳之變體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

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

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

水精非不光北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
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
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
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
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
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
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
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

數假僥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提耳敘終

四書讀註提耳上孟卷之一上

耿埰手書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朱熹集註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總提下三字。以魏翻梁字。○魏是本侯翻王字。○營也、
下、逐字分解。魏號魏在山西安邑。侯是原爵。
記名。觀 正還梁字。○汲冢書惠之九年四月甲寅、僭稱
惠字。都大梁徙都大梁。○以齊趙侵伐之也梁即汴梁、
王：正還諡曰惠：。正還惠字。○按孟子書於齊梁滕魯鄒諸君皆
王王字。書諡則此書必成於暮年抑如通書之書周子
或後人之所史記惠王三十五年按綱目是年爲周卑禮厚幣。
追而加也歟、顯王三十三年、
明此必尺。倒還孟子見三字。如此方不
以招賢者。見字之脉。而孟軻至梁。得不見諸侯之義蓋任答其
禮。即行道
之機也。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尊重之也。非果年高。此字宜連下讀。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富彊皆活字。謂富其國彊其兵也。有以字探其抱負。上亦字則因利國之已來者而兼問之也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仁之體。愛之理。仁之用。此是正言仁義、故皆先體後用。若上論有子章言爲仁、則仁之用也。故易之曰愛之理、心之德。義者心之制。義之體。事之宜也。義之用。註完節義、以下則專說節旨。

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旨。下文乃詳言之。註通章之旨。後多放此。發一書凡例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

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乘去聲　饜於豔反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統註一節之旨。征取也。註征字。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註交征。國危謂將有弒奪之禍。一語包盡下文。○交征總承上文，國危總含下意。乘車數也。先註乘字以下，註萬千百字。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貼出萬乘，以天子言。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自交變國言家。故如此釋之。參亦以其地相近，故弒奪易起也。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貼出千乘之家，以天子之公卿言。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王畿外之諸侯，故言國。百乘之

家。諸侯之大夫也。地與諸侯相近。故亦言家。弑。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單就下說。每十分而取其一分。萬中之千。千中之百。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爲後。單言義者君臣主義也。而以利爲先。則不弑其君。奪字連上弑字。而盡奪之。不奪其心未肯以爲足也。不饜。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續註。遺七節。首。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先空論其理。兩者字謂能仁、義之人。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補出來歷。○總註未嘗不利是意外之效。原非以仁義希利也。故又割開註之。則其下化之。其下。即上節大夫士庶。化之。貼仁義。自親義於

也。己字節行仁義之君親指一人言。蓋以分言曰君。以情言則親也。此句貼不遺不後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一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上文何必節是承利國之問而抑彼伸此。孟子之意也。此節是雙承求利之害仁義之效而就此去彼並以望王也。亦字有力。○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天命之性。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物欲之蔽。此上分說。此下合說。循天理循者率性之意。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不遺、不後。狥人欲狥者溺而不返。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弒奪則遺後之甚者。所謂毫釐之差。心之公私。千里之謬。事之利害。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遏欲存理。包攝一書宗旨。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宜向此辨之。○太

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此段單申言利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爲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此段專申言仁義之旨前註雖云仁義未嘗不利然是朱子旁說圓義非孟子果以仁義言利也故末引史遷惡利之言程子言仁義而不言利之說以發明兩何必曰利兩亦有仁義而已之意斬斷利根專言仁義方是此章正義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

沼池也、曲池曰沼、蓋人力所為者。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曰字、連上五字讀、蓋顧而言也。

此字、即指所顧之鴻鴈麋鹿說。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旨。下二節、分辨之。與首章同格。全書亦多此體。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

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麀音憂。鶴詩作翯。戶角反。於音烏。

此引詩。自節首至魚躍。而釋之。自文王以民力至末。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通註一節、之旨。

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平聲。度入聲。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謀所以為之者。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伏亟字、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一串點明。麀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形之貌。豐厚。澤色之光潤。鶴鶴潔白。白者鶴之本色。潔者白之潔净。貌、於歎美辭、物滿也。此上註所引詩中字義。此下註孟子釋孟子之意。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承庶民攻之句。而民反歡樂之。承子來句。承于既

加以美名。承靈臺靈沼。而文樂其所有。承麂鶴魚物等句。○此上承申詩句。此下則總釋詩意以應次節首句。蓋以文王貼古之人能愛其民。補足平川是。故民樂其樂。是偕樂之由。偕樂之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証末句。○末句故能面。字即次節而後字意。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與上節總証同意。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此引竹書記桀之言以明誓中言日之由。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蓋不敢斥言也。曰此日即桀也桀既以日自比民故以日言桀。何時亡乎

方貼首句。若亡、補出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貼次句之面。蓋欲其亡之甚也。申末句之意。此上、註所引書中字義。此下、註孟子釋之之意。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卹其民。亦指平口說。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末句雖有豈能。即次節雖有不樂之意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伏末節罪歲。移民。壯者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筋力已衰。稚筋力未壯。之不能移者。此四句、正是說盡心實做。何也、內有疑之憾之之意。然却是罪歲。凶難。以人力補救。正下文次節喩言其不可謂盡心。二

節四節詳示以所當盡心若首節不但不可云盡心於歲凶之民而且有更甚於年歲之凶者。罪固不在歲而在王也。勿以中間三節未闕首尾兩節語意。○看書當抽去中三節先以首尾兩節味之。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塡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去聲　塡音田

塡鼓音也、此鼓字是死字。白文鼓之則有力活字也。宜連之兵字讀。塡者塞也滿也謂鼓之而其音充塞滿盈也。以鼓進兩軍皆以鼓進。反影走字。以金退。此句語說。直猶但也。言此走之五十步走之百步者。以譬鄰國不卹其民猶百步之走。惠王能行小惠猶五十步之走。然皆不能

行王道。◎逗起下二節。以養其民。猶皆走也。不可以此。五十步卽惠之盡心。百步卽隣之不盡心。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非王道之常政。之所不廢也。周禮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大荒大札、令邦國移民以避災就賤、然不能行先王之道◎反照下二節。正照末節上六句。而徒以是爲盡心焉。承首節。則末矣。下二節則盡心之本也。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勝音升　數音促　罟音古　洿音烏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春夏秋時也。耕耘收農也。每兩字合來則爲農時。◎先提農時。下時

不違。凡有興作。謂興工動作。不違。合到不違、此時。靠上春耕夏耘秋收之時。至冬。乃役之。
也。冬則不農。故可役使。○此與上論使民以時不同。役害農。不隙謂四時皆有暇隙也。此則三時皆農。惟役之於冬耳。
可勝食言多也、此上、註首段。數罟也罟網也洿窊下之地水所聚也、
自然之豬曰洿。人力所鑿曰池。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不數魚不滿尺。不數所畱者。
市不得粥人不得食、以數罟有禁也。此上、註次段。山林正說。川澤陪說。與民共之
入字。而有厲檻以閉之。禁。戒而止之。草木零落、時字。○單承山林。川澤已見上段、然後斧斤
入焉、以字、○此上、註第三段。此總束皆為治之初、照始字。法制未備。下節則法制備矣。
且因天地自然之利、田未弃授魚鼈材木、皆兩間所原有。而撙節不妄用於既成。愛養不戕
害於始生之事也。然轉入合說處。飲食宮室所以養生。養生包上三項、飲食靠穀魚宮室靠

材▷▷▷▷喪死亦包上三項。祭祀靠穀魚、棺槨、皆
木。祭祀棺槨所以送死。靠材木。○喪讀平聲、謂喪其死也、
民所急而不可無者。先說無憾之理。令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次貼
使民無◎◎倒加。。。。。。納入指使
憾之面。王道以得民心爲本無憾故以此無憾爲王道之
始。正還末句。始王道
者根基之意。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
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
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
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衣去聲畜勅六反數去聲

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倣此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仁山金氏曰古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古二畝半當今之一畝十步在邑者冬則入邑聚處在田者春則每井中分居也○此節詳處處是法制品節之詳意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此原桑樹於宅之由。故於牆下即宅之牆下隙地。植桑以供蠶事。補明樹桑之故。伏下帛字。○此法制也。五十始衰。非帛不煖。原衣帛之故。未五十者不得衣也。此品節也。○此申詳五畝之宅一段。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懷胎曰孕。乳化曰字。如孟春犧牲毋用牝出禮記月令。以春月鳥獸皆孕也。之類也。舉此見例。○此法制也。七十非肉不飽。原食肉之故。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畜貴人力。不同魚鱉自生故惟七十者得食之。此品節也。○此上詳雞豚一段。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亦字承前五畝之宅註來。至此衆不違農時來。則經界正井地均串說。正其經界則各井之地自均。無不受田之

家矣。伏家字。○上節不違因其本有之田。此節勿奪則勤其百畝之糞也。○此法制也。數口僅曰無飢則品節也。○此上註百畝一段。庠序皆學名也。申重平聲也。丁寧反覆之意。註中字、、字義。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兩善事內、有義字在。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兼五十七十者。負任在背。謂以背負之。戴任在首。謂以首負之。南方夫地險、多負以首。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翻、承衣食。反襯教字。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正、承衣食。引起教字。故既富、頂衣食。而教以孝悌。此法制也。則人知愛親敬長義明故也。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此上註謹庠序一段。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貼七十、以見輕也。包五十、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謂黑頭、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襯說品節處。然亦不

至於飢寒也。註七十者二句。此言總束盡法制品節之詳。對上註法制未備。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對上節且因天地自然之利。是王道之成也。對始字。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莩平表反 刺七亦反

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凶字照首節兩凶字。豐字陪說。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反中二節。補本節首二句之由。又使入首二句。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王政老者始得帛肉。黎民但得不飢。而惠王使狗彘食人食。是何品制。至於相承說。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

務特民閉之粟而已。據不知發，照出首節移粟之害。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承民不加多。貼出罪歲。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帶出是何異三句喻意。○好戰節但以五十步之走，喻王盡心於小惠耳。至其虐民於歲未凶之前，與殘民於歲既凶之日，並不可言盡心處。此節乃實指出，而罪歲字，乃通章之眼。故註承前起後，說出罪歲者，殺人實狀。下章虐政，正承此節說也。中二節，客也。此節，主也。看者，勿以客奪主。不罪歲句之面，則必能自反己罪，而益修其政。王道二節是也。補是不罪歲之意。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返照加多。○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養教是也。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左傳記五霸之事，皆假尊周為名。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謂孔子作春秋大旨。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

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此上言可王之時。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天不命周，孟子已以民心卜之矣。此上言能王之理。○司馬溫公云，孟子勸齊梁稱王，疑於無周，故外註集程子之語，使人無溫公之疑。蓋此時大夫竟爲諸侯，七國各已稱王。而周室令不出境，未幾而嬴秦混一天下。設宣惠能用孟子之言，何至水深火熱，民無寧宇哉。須詳考時勢，方見亞聖有爲之學，絕非迂濶。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承上章，此與上章，蓋一時之言。下文政字，即承狗彘食人食句而申論之也。言願安意以受教。願安字畧頓。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梃徒頂反

、梃杖也、殺人二字包兩節。○殺人、謂已致人於死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括上二句。而王答也之、○括下一句。以節首無曰字、故如此清。○王知梃刃皆可殺人。而未知政之殺人不異於刃。此二節只要引出政字下、則言政之所以殺、與君之不當以政殺人也、然皆以譬喻影入、另一章法。○此二節以梃刃譬政。

曰、庖有肥肉、廏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兩有字兩肥字之由。此梁惠殺人之政也。○註首二句。○而使即上句之政使之。民飢以死、註民有二句。○伏下飢而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註末句、○此以率獸食譬虐政殺人。

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此節以獸相食譬虐政食人、見其不君。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俑音勇、爲去聲

俑從葬木偶人也、以木象人。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草象人。以爲從衞、謂之芻靈、芻草也、靈神之也。略似人形而已、此原俑之所自起。爲象人字作襯。中古易之以俑、正入俑字。易之、節作字、則有面目象人之機發、壯貌。象人之動作。而太似人矣、不僅是畧似。此註象人。故孔子惡其不仁、貼爲其而言其必無後也、上二句。徽首孟

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使民飢而死乎為其句是孟子釋孔子之言如之句則因以怪虐政之慘也。此節以俑之象人譬政之死人見其不仁。

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狥一已之欲而不卹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

魏本晉大夫武王封畢公高於畢至晉獻公時其裔孫畢萬為晉大夫封於魏遂以魏為姓傳六世為魏桓子桓

子之孫、爲魏文侯斯。斯之子擊、爲武侯。擊之子罃、是爲惠王、魏斯與韓氏韓虔趙氏趙籍共分晉地、號曰三晉。綱目周威烈王二十一年、初命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叙出晉字。故惠王猶自謂晉國、還晉國字。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魏伐趙、齊孫臏伐魏救趙。魏龐涓禦之、孫臏僞減竈以示怯。涓急行逐之。臏伏萬弩於馬陵。涓夜追至馬陵、萬弩俱發、涓乃自刎、虜太子申。生擒曰虜。

十七年、秦取魏少梁。魏與秦戰於元里、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秦孝公使衞鞅伐魏、公子卬禦之。鞅詒遺卬書、欲與和好。及會、伏甲士、襲虜公子卬。魏恐、獻河西地以和。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楚懷王使其將昭陽君伐魏、破之於襄陵、得邑七。比猶爲也、言欲爲死者指惠之祖父魏斯以下僭侯稱王者。言不必及叔虞晉文。上文莫强亦宜只指分晉之後爲侯稱王時說。看註本晉猶謂晉便知。雪其恥也、恥之、恥其辱及先人也。先人即死者。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影三敗後、甚言也。然能行仁政、攝起下節、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字含下無敵。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仁政內所包甚廣、此二者去不仁以施仁、救時之急務也。故曰大目。易治也、熟之、為易。耨耘也、盡己之謂忠。以實、心言以實之謂信。以實、行言。君行仁政、包省薄。則民得一氣滾至節末。皆仁政之效也。盡力於農畝、包耕耨。

而又有淡是省薄下。暇日所致。以修禮義、包修其三句。是以貼使、可尊君親上、
原制梃之故。而樂於效死也、包制梃二句。○一節施使兩字、緊相互應。○暇日以省薄而有暇日也。修以暇
日修兩以事、以其所修者事之也。修統言之也、事詳言之也。三
其實指壯者言所本有也。理本一貫。勢如河決。所謂有英氣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養去聲
彼謂敵國也。伏敵字。○奪民時反上耕耨。離散凍餓反上孝悌三句。所謂陷溺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
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是借形字。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承彼
尊節、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承施仁節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

歸於我。怨彼樂我、疑出誰與敵神氣。則誰與我爲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貼故曰、百里可王以此而已。塡實次節以恐字。此字指仁。

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謂勿疑百里可王之語。○孔氏曰、惠王之志

在於報怨。責孟子之論在於救民。反已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

蓋孟子之本意。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通鑑愼靚王三年、壬寅惠王卒、孟子去魏適齊、是一見襄卽去也。○惠王在位共三十六

年、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卒七没反惡平聲）

語告也○出語人三字包攝一章○蓋孟子見襄王其入而接其顏貌聆其言語○王之問不一問已之答不一答○人皆不及知也○今皆有以知之○以孟子出語人知之也○下文句句是語人之言○余嘗謂挈此三字可立一章之格○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就容貌言）一身卒然急遽之貌（就辭氣言）○蓋容貌辭氣雙和○乃德之符驗也○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此上先詮其不似君不可畏之容與卒然問之氣○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定以勢之不紛擾言）孟子對以必合于一○（一以權之不旁岐言）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王問也無曰字故註之。

嗜甘也

孰能與之王復問也亦無曰字與猶歸也下節只無一與字。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浡

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此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此上分註字義此下包註節意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先原其理故人君不嗜殺人指出節旨則天下悅包王知夫苗至望之矣此段是以苗比民心之悅而歸之包今夫至末此段是以水比民身之歸既悅且歸此所謂天下莫不與也註以一悅字括前段一歸字括後段中着而字則所以圓誠如是也串遞之氣此所謂制題識力也

○**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

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本姓陳敬仲之後也、改姓田、名辟疆、田和篡齊、辟疆和之孫、諸侯僭稱王也、篡爲侯又僭稱王、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卽下文辟土地朝秦楚者、事則其謀爲之術也。○此章語繁。而註則甚簡。蓋但註其正泒。不註其餘波也。看者若以餘波迷其正泒。則筆勢如潮如海。茫無津涯矣。正泒、盡於末節總註。而章內凡相照顧之註。卽總註之脉絡也。○看清分柱之綫。方可得總註之理。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爲其先詐（詐以欺人。）力（力以脅人。）而後仁義也（失其本心。○漢董仲舒爲江都王相此其答易王越有三仁之語也亦此意）也（無道之意。）以己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聞因乎傳。傳因乎道。無道無傳故無聞也。一氣、生下。○此便是總註黜覇功而引之於王道也。）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愛以心言。護以事言。此句是王道之要。此正派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

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齕音核舍上聲觳音斛觫音速與平聲

胡齕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指牛、取血以塗其釁郤與隙同、也。觳觫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齕之語、包註王坐句、至以羊易之。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註末句。此節只借引出不忍字。故不衍註、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承上不忍。卽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卽下文仁術仁字。是心字。擴而充之、之字。是以則可以保顧上保字。四海矣。至矣字。故孟子指而言之、末句。欲王察識於此、包王曰然至全節。而擴充之也。包有復

老吾老節。不忍字是保民之本。是心足王是一章之綱。此正泒也。故註特釋之。此正泒也。百姓句是襯語。故下文只剖註愛字字義。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議者。註首句、然我之心不如是也。包註下五句。上節固知句是正意。爲愛句是陪意。王乃不辨何以不忍。而但辨百姓爲愛。是不能察識其心也。故此下二節皆是引次察識。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

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註孟子問意。孟子故設此難旁括王無異八句之面。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也。欲王察識而得其戚戚之心此註王無異八句之意。王不能然括王笑曰四句之意。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註末句之意。○愛者惜其財。不忍者痛其死。王不因固知句明不忍之痛。而但就皆以句辨非愛其財。此所謂不能察識其本心也。下節則代爲指出矣。○我非愛其財五字讀斷下二句連讀。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遠去聲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爲害也上註王不自解。此則孟子代王解而言其不忍之由也。

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鍾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此上四句、先原其勢之難。反襯術字。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術字。則二者釁鍾舍牛。得以兩全而無害。此四句、正貼仁術。此所以爲仁之術也。見未見句緊承上句、故註不先註仁術而預以見未見出仁術來。蓋見未見句、正所謂仁術也。此二句說出不忍之由、辨王之疑以申臣固知之意。此正泒也。故特釋之。次也字、不斷作之字讀、猶云是乃仁術之見牛未見羊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非尋常之聲。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此節於物言同生。有復節於百姓言同類。老吾老節於老幼言同氣。此便寓推恩之序。即總註言推廣之脈絡也。故用之以禮。不用、則隨釋氏之放生。踰禮則爲口腹之貪殘。而不忍之心顧毋。施於見聞之所及。包註見其生四句。

其所以必遠庖厨者、亦以預養是心◎不忍之心。而廣爲仁之術也。以未見養之也。見王之仁術正有合於君子遠庖厨之道。○此上言察識、此下言擴充。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包夫子言之[illegible]句。乃知◎照前註王不能反求而自得其本心句。此心不忍之心。不從外得、何關愛不愛。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不忍之心、親親仁民、乃及於愛物。此所謂由本而推也。今王不忍於牛、而問何以合於王、是未知反其本而推之也。下文老吾老節、正是示以善推之道。○章內言反其本而

推之蓋親親仁民愛物乃其序也不可說推不忍於牛之心。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影恩及禽獸。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影功至百姓。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影恩及禽獸。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影功至百姓。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

子之言也、此上、註本節字面句面。此下、則註節意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不同牛羊之物。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照上註禽獸同生而異類。是以惻隱之發。仁之端。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此言自然之理。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此言當然之序。先易後難。先急後緩。亦猶舉重者能舉輕。見大者能見小也。今王此心能及物矣。恩及不忍之生、則其保民而王。顧保民而王、應此心合於王句。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耳。何以用恩而爲之。老吾老節以善推是也。餘句則餘波也。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

類也語去聲爲長之爲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以字是挾而超也。連看、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註爲字折草本之枝言不難也、點非不能意。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是也。戚戚句、、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此五句、承前是心。則合是王。以見非不能者。爲之之道。在擴充不忍之心耳。下節正所以推之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上老字是活字。以不忍之恩事之。以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上幼字亦是活字。以不忍之恩畜之。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視諸掌言知之易。此運掌言行之易。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老幼舉加皆以推斯心之恩也。推恩、即用恩也。章末五畝節則推恩於民老老幼幼之事也。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此上註字句。此下註節意。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物同生。人同類。親同氣。集註點明本然之理。以起推恩之序。故古人以古人善推包註通節大意。必由親親推之。老吾老、幼吾幼是也。然後及於仁民。以及人之老、以及人之幼是也。又

推其餘、仁民之餘。然後及於愛物。不忍於牛是也。詩言寡妻兄弟卽老幼吾老幼之意也。詩言家邦

卽、及、人、老、幼、之、意、也。皆所謂推恩也。而恩原於心。故以舉斯心加諸彼、收之。註不分孟言詩言。蓋詩言卽孟言。而心字則又老

老幼幼之根也。故但以古人善推倒包註之。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功至百姓近而易恩

及禽獸、遠而難。今王反之。正貼今恩二句。則必有故矣。起下大欲。故復推本而再問

之。本節善推之序也。○上一問起下不能不爲。此再問起下興兵搆怨。○此節言擴充是正泒。自首至此文意已完。下文承

獨何句。另起大欲。但求大欲。仍在施不忍之仁政。而末節制產之仁政。不過善推不忍之心而已。此是正泒。餘皆餘波。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度之之度待洛反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入聲之謂稱頂。權量頂。度之也。言物倒提物字之輕

重長短、人所難齊。總扣以翻兩然後知。必以權度度之正還權度。而後可見。正還兩然後知註完上二句。若心轉入心字。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勾入輕重長短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正還心為甚。今王轉末句。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頂上節末句。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配入。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先原請度之由。故上文既發其端。指上兩獨何與。而於此請王度之也。正還末句之面。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聲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頂上節。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括註通節之面。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

快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推註

節意承前殺牛起下大欲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爲此者欲誘之也旁斷節意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三者節桓文之事也是以其心尚明於他不忍觳觫之牛而獨暗於此暗於以此三者殺人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此是通章分界處前是因不忍殺牛之心引之以推恩此下是因忍於殺人之欲誘之以仁政也此下二節俱是餘波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

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爲肥抑爲豈爲不爲之爲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也。信辭 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莅撫連讀。此三項、仍是桓文之事。若如此也。所爲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下節只是此句意。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

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包寡弱。楚大國、包衆彊。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所謂天下大衆彊、而齊小寡弱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猶鄒不能敵楚、所謂後災也。繳上。反本說見下文、仁政是也。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接前王字。起末節王字。繳上本字。近者悅遠者來。包中五段。則大小彊弱包衆寡。非所論矣。反映上節。包末二句。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配說上節。以一服八。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正說本節施仁致王。○合註兩節語意仁政之實。求節治產是也。與首章意同。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惛與昏同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

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

恒常也産生業也。分註恒字産字。恒産可常生之業也。田里樹畜生生無窮故曰恒産。合註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伏下善字。也士嘗學問知義理串看以學問知之。本重民不重士不必呆說士能。故雖無常産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此言恒産所係之重。

是故明君制民之産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産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産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

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爲理物之義者平聲爲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恒心單言之曰善兼言之曰禮義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行之謂行仁政反本謂制產

說見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

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篇）

此言制民之産之法也（不說庠序。蓋只重恒産。庠序則有恒心耳。）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釋八口別於梁惠章數此包一口之義其餘註見前章此節。）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所謂保民而王。所謂推恩而功至於百姓者此也。衣帛食肉。便是及人之老。不飢不寒。便是及人之幼。）故孟子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但前章因小惠而言王道之大此則因伯功而言王道之正。其脉異也。）○趙註（近承恒産以束本節故居前。）楊氏曰爲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恩澤禽獸。）而民不被其澤者（功不至於百姓）不行先王之道故也（不制恒産故也）故以制民之産告之（此正先王之道也自吾惛節以下所言皆是此節制産引子。○楊註遠承舉斯加彼以引本節故次之外註則通註一章之旨。）○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包未聞桓文之

事。行王道。包無以則王、及保民而王。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包老老幼幼、以推恩。發政施仁以制產。齊王非無此心。不忍觳觫之牛。而奪於功利之私。興兵構怨、以求大欲。不能擴充以行仁政。恩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大欲蔽固之。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通章是黜伯術功利之私。崇王者經常之道。而王道之保民、只不忍之心。足以王矣。乃齊王不忍於牛而獨忍於民。是不能察識此心以擴充此心也。自王曰然至遠庖厨節。是啓其察識此不忍之心。自王悅曰至老吾老節。是教之以擴充此不忍之心。然王所以不能察識而擴充者。求大欲蔽之也。自權然後知至孰能禦之、則教以大欲之得。仍在保民之仁政。而仁政之本。則自吾惛以下、所言制產是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通章立言之脉。蓋章意從不忍牛之觳觫起、線索層層迴顧。非與王泛論王政也。

四書題鏡上孟卷之二下　　耿埰子著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末節王字。治之極也。獨直彌違。臣職也。王聞好樂而暴無以對。肅狀在目矣。然不敢妄對。而又就質於孟子。則賢於陳賈冀逢君者多矣。壬辰歲試上五句題。余已以此立議。司試者甚賞之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

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包世俗之樂句。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仍是上節語。但王分而爲二。孟子合而爲一。一猶字騰空壁立。

令王聞所未聞。好樂甚節末節同樂。庶幾節末節王字。中間只是引緣。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

獨樂不若與人。括註上段。與少樂不若與衆。括註下段衆字是。下文百姓引子。亦人之常情也。總束上兩段人字包世俗先王及今古在內。常情者向情也。王情不與人異。是下面言樂樣子。

臣請為王言樂（為去聲）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言樂之言，却不是呆言樂。下二節，只是言好之甚不甚耳。甚同也，不甚獨也。只言好之同獨，不論樂之今古。）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蹙子六反，頞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額也。人憂

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卹其民使之窮困也。不同樂非謂不同鼓樂田獵也故如此推誤。○好樂不甚只爲不知有百姓耳故註於此節重釋不與民同句。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亦非謂同鼓樂

田獵也。故如此推補之。好樂甚只為
能盡意。百姓耳。故重釋與民同句。

全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同樂字此節不言洛上節又不云下同遂有謂宜如字讀
者非也。上二節皆有鼓樂字參見。故須另註音洛。此節樂
旅同樂無鼓樂字參雜。則不須再音也。此二字是頂前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頂甚則天下
之民歸之矣。賦王字。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明結庶幾。○范氏曰。戰國
之時民窮財盡。通章重百姓字。故鼓樂二節只扼與民同不與民同重釋之。范氏提民字說。亦扼其要人
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不與民同樂。孟子切於救民。扼民字。故因
齊王之好樂只借作話柄。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主意而謂今
樂猶古樂。此章本意。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推說全義但與民同樂之

意則無古今之異耳仍轉合同民主意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好古樂必放鄭聲絕今樂此段申前何可同意蓋孔子之言爲邦之正道章外全義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本章正義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爲主和即樂字樂之本也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從不同樂串入古樂無補於治也何能庶幾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范氏救時之急務得孟子進言之意楊氏姑正其本得孟子立言之理得其意而不得其理則爲曲說得其理而不得其意則爲迂論兩說相須其義始備然此章非論樂也只借他好樂引入同民耳故內註只重釋同民不同民餘文一槩不肯呆註此是朱子註書識力勿謂內註之簡也外註之繁只是申明內註之簡救時急務姑正其本與內註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又傳
直懋
反
囿者蕃育鳥獸之所、此句已盡囿字之實下
皆言古者立囿之意。古者四時之田皆
於農隙有其時不以講武事、有其事、所然不欲馳騖於稼穡民
以妨民。以衛民。產
之遠民產之之中。雙擇其地不以為囿。此
者。場圃近者。承。故度閒曠之地以害民。上
註一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証
囿字。文
囿方七十里、文王由方百里起、不應有七十里之囿、故如此原
之、但三分有二、是人心歸附、未嘗遂入版圖也、或是講、武所及。
岐下、不堪耕種之處。傳謂古書、証以傳有謂其可信也。正
民便奉為文囿耳。不必辨駁傳語。致鬆正意。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

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 芻音初 蕘音饒

芻草也、蕘薪也、此註芻蕘之物。白文兩者字屬人。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阱才性反

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上節文王之囿四句。序文囿之事。此節臣始至殺人之罪。序齊囿之事。上節與民同之三句。申言民以爲小之故。此節則是四句。申言民以爲大之故。總是小。大。之宜。小。大。二節。兩字。大。小。不。宜。大。而。正言。可文王明。故王不再養[illegible]

而節中釋。方有氣勢。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 鬻音育 句音鉤

仁人之心。心兼存發。寬洪量無限。心之存。其惻怛動必誠。心之發。其而無較計大小彊弱之私。此上統論仁。着字小之心。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此上推說字小之心。所以內有事為在。曰不能已、便是下交樂字之根。曰無私、則已伏天字之脉矣。智者明義理。是智之體。識時勢。是智之用。此上統論事大之智。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此上推說事大之智。所以內亦有事為在。曰不敢、便是下交畏字之根。曰

義理曰禮、則亦伏天宗之脈矣。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犬王事見後章。

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仁者四句、是言交鄰之道。

湯事四句、是証以交鄰之事。道全而事偏。故註於四項、皆以事字括點。輕重之別也。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樂音洛

天者理而已矣。天字是兩段公共字。故提出另詮。理字是通章之骨。故下截註大勇亦曰義理。事小事大、不要之於理、則背人幣馬以事虞、鄭伯肉袒以事楚。皆屬私心。好勇不要之於理、則撫劍疾視、止是私怒。提出理字、導君本領。亦朱子講學摘傳。漢唐儒林、見不及此也。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承上仁者兩段、皆收入一個天字。[illegible]自然合理、故曰樂天。理即天也。樂天意已寓仁智一般在內。不

畏天意已寓箇天理無方境樂之
敢違理故曰畏天者一段註內。包含徧覆之心。亦無限量。
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氣象無可專指制節謹度不敢縱逸。節度者天
理之矩矱。不敢者識理之精嚴保一國之規模也。規模則有分限。○孟書文繁而意約者朱註則簡以括之
有言約而義博者朱註則詳以悉之如此節天字一層樂畏一層保字一層白文有實義則與上章註圍事者異矣。看者宜類通之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天者理而已。此言天威。則在命討災祥上說。於時現應如影响。上文畏天者保其國。尚是推想。此則即畏即保。祇是一宗矣。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勇蔽於氣。則不能智以事大。勇激於私。則不能仁以恤小。

勇字雖領後截。實包前截。好小勇則不能盡仁智以交鄰國。此是勇字反包前截。好大勇則能除殘暴以安天下。此是勇字順領下截。故總註皆以小忿大勇收繳。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

疾視忿字。逞忿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爲。發之形質。大勇義理所發。原於自反。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怒者勇之發也。爰於也旅衆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骨怒者勇之發也。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與上旅字同，衆也。徂莒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此句是解徂莒二字。徂侵被侵之國。密旅所徂之地。無不該悉。下一侵字則為無故虐鄰可知。篤，厚也。祜，福也。積功累仁之福。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兩以字連下。篤祜答望皆結住文王。為詩人頌辭。此文王之大勇也。令王句蓄勢。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橫同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

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作君師即寵之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此所謂助上帝而爲君師之事也。但此四字承上不連下註預入我字欲其血脉貫通耳如恐侵犯。只宜用君師字。我旣在此，惟我在連下句緊讀。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作亂二字又是倒入。此上註書語。衡行謂作亂也。貼上點孟子釋書意如此。包註一人二句而言武王亦大勇也。包結武王。亦爲今王句蓄勢。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爲，雙頂文武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己於水火之中。此先推原惟恐之故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正還惟恐之面。○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卹小事大以交鄰國。此是以好小勇反包前面能養

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此是好大勇順包後面張氏說亦是此義只单取白文怒字作主耳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

雪宮離宮名乃行樂之所非常居也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此二句反覦人不得非辨有字也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此三句正貼人不得三句此下串言其意明人君當與民同樂扣起章意不可使人有

不得者、註完下二句意。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以上俱未註有字。此句則找點之。首字撇開。人不得另提。以有字原無可註也。故但補點之。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卹民、皆非理也。安分下之理也。不宜責望於上。卹民上之理也。亦非干譽於下。故兩者理無低昂。然著一亦字。又見民無知而上有為。宜躬自厚而薄責民之意。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上句君樂却在民樂內。下句民樂却在君樂內。此所謂同也。註以而字代白文亦字。則重在君。此所謂與民同也。則樂以天下矣、樂以一句、非

就上推則也説詳於
屬上文不另着解。
已。蓋同樂之理。此下
則詳以同樂之事。

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此上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 放上聲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儛、皆山名也、遵、循也、遵海是、向、琅邪、取、道耳。非欲觀海也。二句連看。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東南字、切遵海句。齊東邊海。海則南流。琅邪在齊東南故可遵海而放也。觀、游也、觀字是一節之柱。欲字是一節之神。末節註畜止君之欲、正是承此欲字。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

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狩舒救反　省悉井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通註一節字義。以下順註句意。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字、貼無無事事、貼非而空行者、事節巡所守述所職之事。此上兩扇一鈕。照自文東。任行字伏下節行字。而又承上另轉春秋雙扣。巡行郊野、兼天子畿內諸侯國中。

祭省字。雙解二　民之所不足雙解不足不給。不給亦不足也。而補助之。雙解補助。故夏諺上截兩事一束。此截兩事一証。故字緊粘春省二句直下。以爲王者此是畿內之諺。故云王者。一遊一豫、是皆有恩惠以及民。◎包註而諸侯皆取法焉。法度也。法其省於

於國中、法其補於畿內、而春秋亦補於

於國中。法其補於畿內。而春秋亦補於國中。此上已解完白文。此下是繳上截不敢無事返照上文。慢遊以病其民也◎引入下節。此節上言天子巡守、諸侯述職之事。下言天子省於畿內、諸侯省於國中之事。故註以事字貫串兩截。須看他粘連處。仍條理秩然。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睊古縣反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白文師字在上。傳語師字在下。正是倒轉二字。見行必師從。則供億之難可知。若只作一援証。則負註意矣。師行兩字、是一節之綱。糧謂糗糒之屬。皆以糧爲熟食。非粟米也。睊睊側目貌。卽飢者勞者之目。胥相也。兼飢者勞者。讒謗也。慝怨惡也。謗是一時之言。怨惡則無時不恨。◎言民不勝其勞而

起怨謗也、註乃作之意。方逆也命主命也、若流如水之流、此流字是水流。無窮極也、流此流字是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白文有方命字、則此節是指諸侯遊觀說故註以附庸縣邑貼末句諸侯字。○此節須處處反照上節。方見不然字包承之味。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

此釋上文之義也。應上節解見下文包本節節意。從流下謂放舟舟從之也提明舟字。從字方有下落。隨水而下。水下而舟亦下。其勢順而易故曰流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水下而舟反上。其勢逆而難。故曰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此句是師行

樂酒以飲酒爲樂也。而晏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分

解荒亡。字面。此總解荒

亡實義弊在兩無厭字。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 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 註訓此句行字去聲。蓋恐混上節師行下句所行

平聲行字也。去聲者行實也。平聲者行動也。去聲

死字。故 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註並言者。蓋今也不然

曰法。 句、言今無先王之法也。

此二句則言先王無今也之行也。白文本是平串。講者不截斷

上。二句、與今也不然句對照。滾連末句。則失白文之意。亦昧朱

子註義矣。此上五節、

述晏子與民同樂之言。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

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

君也說音悅爲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勑六反

戒告命也、以所行告之。欲民諭其意。以所行命之。將以舉其事。出舍自責以省民也。兼兩義舍

非人君之居。故爲自責。刻則農事在目。故曰省民。省字照前春省。興發發倉廩也、晏子與公言、正在春時。故

公於所言中、行此春省耕而補不足之事。於是始者見。今也。不。然。公。獨能修而比於先王觀耳。太師樂官也、君

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公所行因民。故取義於角。四曰徵爲

事、公所行有事。故取義於事。。宮爲君商爲臣、作君臣相悅之樂而不取宮商、獨取角徵者、意在樂民之樂也。招舜

樂也、志在比先王。故角徵兩樂、皆比於招。蓋更有古帝、之慕矣。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徵角樂也。

詩樂之詞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承吾欲、觀之欲字。宜爲君之

所尤、先襯然其心心字、伏則何過哉、次貼何尤。此孟子釋之

句之界。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之樂而告
以同民獨非好君也乎。○此節述景公與民同樂之行求只綴
孟子釋詩一句。意別象外。神韵無窮。學者好別讀古文。非道在
邇而求諸遠乎。○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
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四嶽下皆有明堂此則泰山下之明堂在齊境內周天子伏王者
東巡守。照齊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尙在先註明堂。人欲毀之者蓋以
天子不復巡守。一意。諸侯又不當居之也又一意此註入皆謂毀王問當毀
之乎且止乎此註末句問意。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毁之矣夫音扶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搵入行王政。王矣何有。照下兩何必毁哉參時勢驗人情故發此論溫公嘆其無周則是聽桀紂以虐民而湯武之事不宜為矣然此義須就孟子時參驗大局乃見名世平治天下熱腸他人何可借口。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與平聲孥音奴

鰥姑頑反哿工可反煢音瓊

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爲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爲九區一區之中爲田百畝中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九一以地區言。○此周之徹法也。殷人七十而助。文爲殷侯。而此段以周之徹法註之。似屬可疑。然考公劉詩已云徹田爲糧。則知徹法雖行於周有天下之後。而實肇於公劉邠居之時。想當時邠與岐皆地處西鄙。田制已不盡符殷法。非自武周始異其制也。故註卽以徹法釋之。世祿者先王之世非世祿世字時也仕者之子孫子孫世也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此先以世官作襯。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此註世祿之制。蓋其先世卽仕者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此推世祿之意。關謂道路之關往來之道路有關。市謂都邑之

市、聚處之都邑有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雙頂關市譏字着落處。而不征、商賈之稅也。譏是治之以法。征則貪其利矣。澤謂瀦水、聚魚處。梁謂魚梁、魚遊處、即橋空也。與民同利。同上兩處水族之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罪字是活字。是加罪於人。止其身。即人字不及妻子也。此上五句逐字詮之。此下老而七句只重必先二字。故註一氣宕下。不須碎釋。先王養民之政、此四字逆提發政施仁。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此二句是另說文王養老恤幼之政以反襯四者。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包註老而四句。則尤宜憐䘏。故必以為先也。跌醒必先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煢困悴貌、即上文窮而無告之狀。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

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餱音侯橐音拓戢詩作輯音集

王自以爲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從好貨之疾。倒繳不行王政。下節亦然。公劉后稷之曾孫也、文王十一世祖。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貨溢於野。倉則貨盈于家。餱乾糧也、即積倉之貨所爲者。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餱糧也。倒繳乃裹二句連讀。戢安集也、言思指公劉。安集其人民以註用字光大其國家也、順註思戢句。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於

國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與詩言分界。公劉之民。重括民字。卽上文居者行者。卽
下文◎◎◎◎。包積倉百姓、富是如是裹糧。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
先將好貨同民、坐到公劉身上。爲今王養勢。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
何難之有、文王治岐之政。亦只是能仁百姓耳。好貨色而同民。亦仍是治岐之心也。何疾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
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
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泰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
王、公劉九世孫、文王之祖。詩、大雅緜之篇也。古公、太王之本號、太王、是武

王追王之號公則當日原爵古宗亦是詩人追稱。後乃追尊爲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邠在北。岐在南。岐下岐山之下也、卽文王所治之岐。姜女大王之妃也、應上妃字。胥相也、宇居也、以上註詩中字句。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亦先將好色同民坐到大王身上。則下句不揆自醒矣。○以上註孟子釋詩之意。○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先總斷下申解。蓋鐘鼓苑囿游觀之樂、括前三章。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括交鄰及此章。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一開。

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理欲字是立言柱子。循理而公於天下者、各章同民是也。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承天理。縱欲而私於一己者、各章所問是也。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承人欲。二者之間、謂理欲相際處。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循天理則是而得。縱人欲則非而失。相去遠矣。此上空論道理。此下方貼孟子語意。故孟子因時君之問。總括各章問語。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總括各章答語。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總繳上兩柱。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不揣其問、故疏而易。私諸己、故密而難。學者以身體之、理欲身之所時有。存遏身之所自掾。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就導君說。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就自修說。○於因事納誨之中。示忠佞危微之辨。所謂天德王道一以貫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比必二反

託寄也以衣食託非託以人也比及也棄絕也此節王明於處負託之友矣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掌六鄉之獄遂士掌六遂之獄縣士之官則掌一縣之獄

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王又明於處曠官之臣矣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

孟子將問此。主也。而先設上二事。賓也。以發之。括黜一章賓主。及此兩此字皆指四境句。而王不能答也。註完節義。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憚自責則必認不

治之過。不恥下問，則必求治不足與有為可知矣。此是旁斷節之之術。此皆可以答孟子者意。○四境不治內，亦有凍餒之苦。而不僅一家之妻子，亦多刑罰之誤。而不僅治士之刑官。此尤其易辨者。王非不能辨也。直護疾忌醫耳。

○**趙氏曰** 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勳舊之臣。有功德於民而世其祿位者。與國點入國字。國，統社稷。同休戚者也。休戚憂樂也。親臣，君君止一身。所親信之臣。親則不疏，信則不疑。與君同休戚者也。國字久而大，君字暫而小。此上分註世臣、親臣，以下方順註語意。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先兼提有然字作勢。所以貼所謂。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

串行字。還正面。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括註昔者二句。則無親臣矣。無句。倒點王。況世臣乎。纖歸世臣。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

王意以為 王言語約而直。故註以王意推原之。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緊頂亡字。引出不才。

我初不知 引出識字。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此上皆王之意也。此下方

貼王言。還。 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耶。對亡字。詳推王意。打合上文問語、只一句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與平聲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下文皆是。如不得已、如不得已、只是箇慎字。故註捏合註之。○易慎為謹、朱子

避宋諱也。蓋尊尊謂尊所當親親。禮之常也。為國為民進賢之
今仍本字。尊親亦然。常禮。此先襯說
注此下尊者親者未必賢字。顧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伏用
然或顧還。字。尊戚皆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字。應禮故不可不
用之也。繳謹字。不可不謹故必如不得已下文
謹也。曰用曰舍曰殺皆申解如不得已之慎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
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
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

左右雙解兩　近臣其言字。貼曰固未可信。貼兩諸大夫雙解兩
左右左右字。未可諸大夫諸大夫之
言。貼曰言可信矣。作勢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貼兩
未可。至於國人重頓

國人。伏末節民字。雙解兩國人。則其論貼曰字公矣文作勢反襯。然猶必察之者貼兩然後
察。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申說國人曰賢一扇。亦有特立而為俗所
憎者。申說國人曰不可一扇。悅則以為賢。憎則以為不可。眾字俗字皆是貼國人字。故必自察之貼兩然後
察。而親見其賢上段否下段之實雙、貼兩然後貼然後從而用上段舍之下段
○此上註完節義。此下申繳章旨。則於賢者知之深察字任之重用字繳上段。而不才
者應不才、不得以幸進矣舍字繳下段。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總繳
不得已。節是繳慎字也。○凡書中有兩三層說者。須得一打疊
之法。方不排衍。此節註雙點截括。似涉剪裁。然於白文筋脈。不
爽分毫。此所謂看書之識力也。有此識力。方可主張文句。不
為題縛。學者多讀文。不若熟看書。細玩註。此制藝嫡訣也。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

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上節前段退上節下段人才、至於用刑字、貼殺亦以此道。

包說。章意原從進賢退不才說來。添入用殺一段、故註如此承卻。蓋所謂天命上節天討本節、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便是如此案宗。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此節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用賢好之也。舍殺惡之也。却只因民之所好惡而與之。父母愛子、不過此矣。

此之謂民之父母。此所以有親臣、乃有世臣、而國故矣。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直戀厥

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於南巢、武伐紂、見前、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桀紂之諸侯也、臣也、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絶天理、仁字上文凶暴句、則所以賊仁之實、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義字上文顛倒句、則所以賊義之實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賊仁則恩不足以相聯。賊義則分不足以相統。不復以為君也、制去君號。伏下句。書曰獨夫紂、單言紂者紂罪浮於桀也。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反襯一夫。天下叛之則為獨夫重發獨夫。君字亦無可假冒矣。誅字自包、所以深警齊王

王垂戒後世也。推註立言之意。是專戒君惡。非正論臣道也。此已是包外註之說矣。故不詳註。○以一夫删去君字。以誅字掃去弑字。義嚴口苦。凡行文膚浮者宜熟玩此等字力、句力。○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識隘則不知大木之罕有。技劣則不

明攻木之程度。姑置也。以上、註字。此下專註夫人四句。註正義則喻義不須詳矣。言賢人所學者大。以學字包夫人二句。而王欲小之也。以上皆小字包註舍從。語簡意巧。章首特書見曰、此當是孟子自鳴其不平耳。此節言其任賢不如任木則何如者怪之也。下節言其愛國不如愛玉則何以異者嘆之也。此便是仕不受祿志不久齊之案。若謂泛論用人則當時說士、方惟恐不能從君而亦有何學之是舍耶。齊能用孟子所學。方能治其國家反是必危非泛論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鎰音溢

璞玉之在石中者國家未治之象。鎰二十兩也、宜從國語二十四兩爲鎰之訓、此依趙岐註誤也、

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使句。註則必。愛之甚也治國

家則狥私欲而不任賢。包註至於三句。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厥後孟子去齊
而齊益衰敗。不。任。賢。實不
愛國。孟子此言。豈徒然哉。○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
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
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先註燕字。見其可伐齊因伐
之。次註齊人伐燕。燕士卒不戰。不拒齊人。城門不閉。且延齊人。遂大勝燕之。次註勝遂字
緊承燕亂。見燕自危敗。非齊果能勝燕也。○先說燕。次轉齊伐
再說燕亂。方接入勝之。此解書之勢。即行文之局也。若即從齊
入伐說起。則局勢塌
緌無力。忌宜須通之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

此節、是宣王以取燕託之天意。下節孟子以取燕歸之人心、末節益深益熱之喻、則見齊必不能順人心、而燕必不可取也。王自不悟耳。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註文王勿取之事。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此註武王取之之事。以下集張註合說到民心悅不悅、扱醒兩則字之意。張子曰、此事取不取之事。間取不取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

是君臣。文所以服事而勿取。當日命絕則為獨夫。武所以伐紂而取之。曰一日、當日、所謂間不容髮也。然命之絕否。雙承取勿取。何以知之。人情而已。專落民悅不悅。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単繳武王。以見民心悅而武實非有意於取也。○本節重民心悅不悅。然卽從民心說起。則無自文而字則字之勢矣。註先將文勿取武取之之事。分記於前。而以張子痛說民情處繞發於後。末繳武王。正對齊之取燕不能然也。理正勢險。勿以語無文彩。畧其觔骨也。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　食音嗣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水深、火熱、更字、貼兩益字。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単註如水三句。見民心不悅。可託大意以言取。○趙氏曰、征伐

之道折伐燕。當順民心歸重民悅。民心悅則天意得矣。倒繳天字。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湯七十里為政。齊千里畏人。賓主分程。下二節分解之。末節則止兵之策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霓五稽反徯胡禮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註節首節末兩書語。中間皆孟子解釋書意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奚爲後我、言湯何爲不先來征承征字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有雲而雨始降。既雨而虹始出。倶切塟雨說。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民望之二句、是孟子言湯師未至而民望之切。以釋上文書辭。歸市五句、是孟子言湯師已至而民悅之至、以引下文書辭。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繳上文枉語。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

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

拯救也係累縶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以上註字義此下註節意齊之取燕頂章首若能如湯之征葛遂照上節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爲政於天下矣以湯事反襯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爲殘虐孥不行仁政包攝若殺四句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俱與湯事相反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繳柱語。兩節雖是立柱分說意實上下互串上節言湯事皆齊之所無此節言齊事皆湯所未有故註於此節反串湯事尤快生動若各各開敘則麻木章旨矣慶曆文最諸此訣。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旄與耄同倪五稽反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畧之老小也即上文所係累者。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上二節只是說他取燕之非與諸侯動兵之由。皆不關聞意。此節則所以待之也。然待在兵已動之後。止則在兵未動之前。○反止。畫此所謂令也。但此令一緩亦不及事。速出則猶可及止須剔出他語氣精神。若排說中三句則首尾俱鬆矣。○**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爲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爲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狥之哉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鬨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鬨。鬪聲也。交兵曰戰。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今則兵刃一鳴。而鄒已敗。故曰鬨。穆公。鄒君也。伏下。四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章內上字皆指君字。有司。惟上慢之。民怨其上。此意在下節。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上兼君與有司。且勿露出。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

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

轉飢餓羸轉而死也較死於戰事者更苦。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此節說有司殘民處。只重莫以告句。君恫不知恤民。而倉廩府庫自有餘貲。有司但將上面苦狀以告。則上無屯膏。下鮮死亡。自是易事。而竟莫以告。則疾視其死而不救者。卽此幾千人矣。曷但三十三人耶。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無尤民。亦不必尤有司。當自尤其不行仁政耳。君不仁而求富。實倉廩。充府庫。不待凶年而民已困矣。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倉庫充實。皆有司聚斂而附益之者。故寧死君之民而不費君之財。鄒君之良臣也。此上反襯。此下正還。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補義。而民亦愛之矣。包註親上死長。親上言其情。死長言其事。分常變言亦可。君與有司之不仁。皆在倉廩聚而不散上

故謂以求富厚斂釋之、圖外。范註即此意也、故不詳註、○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卹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閒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閒去聲

滕國名、今山東滕縣是也、在齊西楚北。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無已見前篇下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君守之、效死而弗去、此國君處變正理。可自主者。故先另提。跌得與民而民意出。至於民醒出民字、亦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君之死守可決於一己。民之弗去。難强之於目前。故註推補之。○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正東與民守之二句。不可僥倖而苟免。反映事齊事楚。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亦在齊西。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城之、註築字。言易也。不須侵奪。故文公以其偪已而恐也偪已、即上註近字。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

取之不得已也。邠與豳同

邠地名、言太王非以岐下為善、謂樂土。擇取而居之也、上三句是叙事。末二句是申解、故但註末句。然不得已下、須伏太王為善基王之脈、下節、方好承接。此只是言古人亦有不得已事、非望滕亦去也。

詳見下章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夫音扶彊上聲

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照上去邠而其後世子照孫。遂有天下。貼王字、伏成功。乃天理也。逆入天字。此上、註首二句。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

夫成功則豈可必乎。此上註君子四句。彼齊也君之於力以勢言。善以理言。既無如之何。則但強於為善使其可繼。挽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上註末二句。挽天字。○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強字於其所當為善字不可徼幸於其所難必。天字。○為善可以基王天理也為善後果致王天意。也。天意不可必。而天理可自勉。此即命也有性之意。非無可奈何之辭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
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
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

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燭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養人字繫粘土地。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人衆是歸市者之形。爭先是歸市者之心。合兩義乃盡。如字之味。○此節只是述大王遷國之事。乃屬至去之。述大王遷國之言。去邠。至居焉。述大王遷國之事。邠人曰三句。述邠人戴大王之言。末句述邠人從大王之事。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

又言謂孟子。或謂貼或曰。土地承上節土地。不必添人民字。乃先人所受先人。親也。所受

謂君也。親則思無可。棄君。則分無可委。君親臨專之也。而世守之者、世與世或有常變。非已所能世世守、則無敢移。但當致死守之、釣上文守字。不可舍去、周家自稷至太王、凡四遷矣。與世守不同。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曰常、曰正、註末一束已側重守一扇矣。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能不能是証君請擇避守、是二者。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朱子謂義字當改用經字、蓋義字已寓權字內也。此上申解二者。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此上、申解君請擇。○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前日無已有一、則本不必有二也。故註以此爲

正至其甚恐、則以太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太王之德而
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請擇
於斯二者。此上分說三章之義。此下合斷三章之旨。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卽儀
秦之、則可謂無謀矣。反觀然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此句是八道祇枉守身守
流、
國。止此理字。威武不舍此指理、則必爲儀秦之爲矣。一證、愈見分曉。凡事
能亂。齊楚不能奪也。
求可功求成。求可遂其私也。求成貪其效也。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
正者。繳理字、非聖賢之道也。◎辭嚴義精。此論可以前考三王、後俟百世。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
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

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聲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去聲父後喪去聲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君曰將見孟子倉曰君無見焉緊相呼應何哉至以爲賢乎疑其爲賢而見也禮義由賢至踰前喪辨其不賢不足見也君不置一辭而但曰諾愚懦在目矣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平公將出、樂正子道之也。魯欲使其爲政、而乃信克不及信倉、行見
孑子之仕。且有沮而
尼之者矣。何但孟子。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喪祭之禮也。三鼎五鼎貴
賤之不同也。貧富不同、與貴賤不同、皆緣分、隨時、以自盡。此正
是禮義處。末句判斷最悉。○上節誌倉沮君來見之事。此節誌
克辨別不見之言。意在
末節。此二節不足詮解。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爲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泛說之行、必有人入人字貼或字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含天行、所以止、則固有

天命。以氣數之適塞泰否言。而非此人所能使。翻行或使之。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翻止或尼之。然則我之不遇。此方入事。上皆泛論豈臧倉人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沮見說、不必傍定。關時運之盛衰。時運盛則天欲平治天下也。故聖賢出。時運衰則天未欲平治天下也。故聖賢處。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宋之南渡若李綱岳飛等。不尼止。恢復猶反掌矣。乃天不胙宋。遂使十年之功。廢於一旦。於檜乎何尤哉。歷閱史策。罔不皆然。孟子此語。意曠語恬。並不豫之色不復形矣。是之謂知命。

提耳上孟卷之二下終